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赫 爾 岑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赫爾岑

契斯諾可夫著
普欽則夫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Д. И. Чесноков, В. А. Путинцов
ГЕРЦЕН, 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一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赫爾岑

(蘇)契斯諾可夫、普欽則夫著

何 封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661 · 787×1092 1/32 · 1 1/16 印張 · 22,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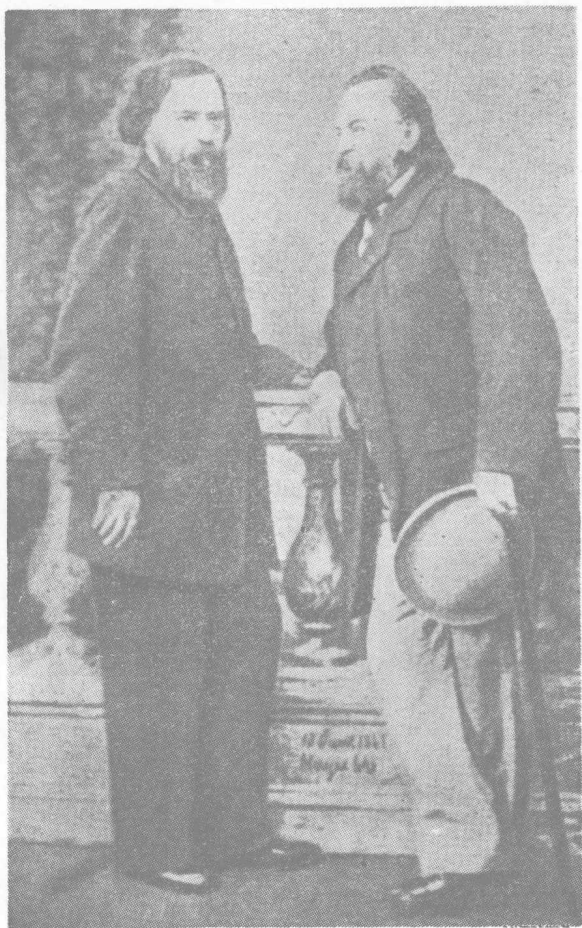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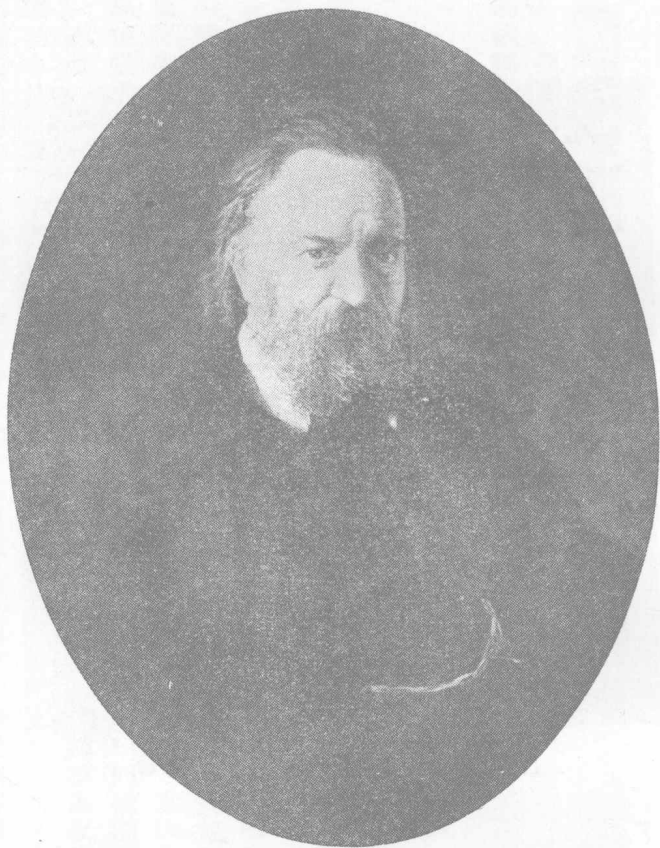
印數: 1—7,500 定價: 1,600元



赫爾岑畫像
維特堡作（一八三六年）



奥加略夫和赫爾岑
(一八六一年)



赫爾岑畫像

畫家格作。一八六七年
莫斯科特列契雅可夫美術陳列館。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筆名伊斯科捷爾，一八一二——一七〇年）是一個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政論家和作家。

生平和活動

一八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公曆四月六日），赫爾岑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伊凡·亞列克謝耶維奇·雅科甫列夫是一個富有的俄羅斯地主。赫爾岑的母親路易莎·加阿格是施圖加爾特城（德國）生長的人。赫爾岑的父母並未正式結婚，因而赫爾岑的名字是他的父親給他隨意起的（德文「赫爾茲」意思是「心」）。由於親眼看到農奴生活的困苦，赫爾岑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已充滿了對於自由的愛好和對於俄羅斯民族優良品質的農奴制下農民們的同情。赫爾岑生長的那個環境，是農奴經濟制度已發生危機的一個環境；當時農民們對地主的抵抗已經加強了；不久之前才結束的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在人民中間提高了民族意識和人類尊嚴的感覺；以要求解放農民和建立共和國為發端，開始了一個積極的反專制的政治鬥爭時期，因而也就形成了十二月黨人的貴族革命運動。進步的俄國文學，普希金、雷列耶夫和格里波耶朵夫的謳歌自由的詩，拉吉舍夫和十二月黨人的思想，對赫爾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赫爾

岑後來在「已往與所思」中寫道：「別斯切里及其同志們的處死，終於驚醒了我童年的精神睡眠。」（赫爾岑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一九年版，第五四頁）一八二八年，赫爾岑和他的朋友奧加略夫一起在莫斯科的沃羅比約夫山上宣誓：要把整個生命奉獻給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

早在童年時期，赫爾岑便已於政治問題而外，也注意科學問題，特別是自然科學問題。

一八二九年，赫爾岑進入莫斯科大學的物理數學系。在這裏，圍繞着赫爾岑和奧加略夫，會形成一個革命的小團體，參加這個小團體的都是些對祖國命運抱有愛國觀點，對西方的社會——烏托邦理論特別是政治問題作批判研究，對尼古拉的君主制企圖進行鬥爭的人們。在大學期間，赫爾岑鞏固了他的無神論的信念。赫爾岑是特別注意社會政治問題的，但他也始終對自然科學問題發生興趣。巴甫洛夫教授是不滿意於當時傳統的謝林格學派的，他曾發揮理論與實踐統一、哲學與自然科學統一的思想，他的演講給予赫爾岑以深刻的印象。在上大學的幾年間，赫爾岑曾寫過幾篇自然科學題目的論文（「論地震」，一八三〇年，「論植物界的個體」，一八三〇年，「論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八三二年，「哥伯尼太陽系之分析的研究」，一八三三年）。在這些論文中，赫爾岑力圖克服唯心主義並主張意識與物質、理性與經驗、分析與綜合之統一的思想。赫爾岑曾批評把物質世界看作超自然精神活動之結果的謝林格和黑格爾，並批評在「我」以外看不清楚自然界的費希特。但受到局限的十八世紀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並未能使赫爾岑滿足。在上大學期間，他就想着要建立起既與唯心主義相對立

又能擺脫舊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局限性的一種哲學的宇宙觀。

以赫爾岑爲首的學生小團體的活動，惹起沙皇政府的注意。一八三三年七月間，赫爾岑由莫斯科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一年之後，在一八三四年七月間，他和那個小團體的另一些分子一同被捕，並於一八三五年四月間，被當作「對社會極爲危險的大膽的自由思想者」放逐到別爾米，更由此轉移到維雅特卡。從一八三五年五月到一八三七年十一月，赫爾岑曾充當維雅特卡省政府的官吏；一八三八年，由於詩人茹科夫斯基的請求，他被轉移到烏拉第米爾（屬克里雅西姆）。在這裏，赫爾岑同莎哈林娜結了婚。一八三九年夏，取消了警察對赫爾岑的看管，一八四〇年初，他回到莫斯科，隨後他又遷居到聖彼得堡。一八四一年，由於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嚴厲地斥責了沙皇警察的非法行爲，他又遭放逐，這回是到諾夫哥羅德。一八四二年，他又回到莫斯科，一直住居到他離此出國（一八四七年）。在放逐中，赫爾岑的生活經驗增廣了，而他對專制和農奴制度的敵視也更加堅決了。他繼承着十二月黨人的傳統，作爲一個貴族的革命者而投身於解放運動。早在四十年代，他就積極地參加了反對唯心主義和宗教、反對地主農奴制的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貴族的自由主義思想的鬥爭。他和革命民主派領袖別林斯基一同主張俄國之革命的發展道路，在對革命反對者、對斯拉夫主義者及西歐主義的世界主義者的鬥爭中保持着他自己的觀點。在這個期間，赫爾岑曾寫出其優越的哲學著作「科學的淺涉」（一八四二——四三年）和「論自然界研究的信」（一八四五——四六年），這些著作在俄國哲學之唯物主義傳統的奠基和發展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一八四七年一月，由於沙皇政府的迫害，赫爾岑偕同其家人出國，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夜到了西歐。在寄回俄國的論文（「寄自馬里尼路的信」等等）中，他對資產階級社會作了尖銳的批評。他筆下流露出對「巴黎穿布魯則的」工人、匠人們的同情，他表示希望正在醞釀中的革命會給他們帶來勝利。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嚴厲指責和對法蘭西無產階級的公然同情，使赫爾岑離開了俄國自由主義者。別林斯基曾出而給予赫爾岑以堅決的支持。

在西歐，赫爾岑曾親眼看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把巴黎工人六月起義浸沉在血泊中的那種反動勢力的囂張。他所抱社會主義王國會立即到來的幻想，給一八四八年六月間的那幾天打破了。革命的失敗給赫爾岑造成的內心苦惱還湊合上了他個人的悲劇（一八五一年秋天，赫爾岑的母親和兒子在一次船舶失事中死去；一八五二年五月，他的妻死於尼察）。赫爾岑不了解那一運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他把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錯誤地當作是社會主義的敗仗。列寧曾說：「赫爾岑在一八四八年以後的精神破產，他當時所抱的深沉的懷疑態度和悲觀態度，是表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幻想之破產。赫爾岑精神上的悲劇，乃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衰亡（在歐洲），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個全世界歷史時代底產物和反映。」（列寧：「紀念蓋爾村」，載「列寧文選」兩卷集，參閱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七八六頁）

一八五二年八月，赫爾岑移居倫敦。僑居倫敦的十多年（一八五二——一八六五年）是赫爾岑積極作政論活動的時期，他曾在倫敦給一個俄文印刷所打下了基礎，而且還在國外創立了自由的俄文刊物。在印行了幾種革命的宣言、小冊子和論文（「聖喬治日！聖喬治日！告俄國貴族」，一八五三年，「受過洗禮的所有權」，一八五三年，等等）之後，赫爾岑開始出版「北極星」曆書。從一八五七年七月一日起，他和奧加略夫在一起出版了俄國革命運動史上著名的「鐘聲」雜誌。「鐘聲」反映着俄國階級鬥爭的成長。它滲入到俄國的最遼遠的各個角落，它在讀者中間享有極高的威信，而且還獲得了幾百個通訊員，特別是在農民問題方面。「鐘聲」是進步俄國的活生生的聲音。對於赫爾岑在國外的文學的、政論的以及出版的活動，列寧曾給以很高的評價：「赫爾岑在國外創辦了鼓吹自由的俄文刊物，這就是他的偉大功勞。『北極星』發揚了十二月黨人的傳統。『鐘聲』極力提倡了解放農民的主張。奴隸般的沉默被打破了。」（同上書，第七八八頁）

農奴制問題是十九世紀中葉整個俄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自由主義者和農奴制擁護者總想用普魯士的改革方法來解決俄國的土地問題，而頑強地抵抗革命改造的企圖。革命民主陣營則主張走徹底消滅農奴制的革命道路。就赫爾岑來說，他是貴族出身，而且離開了祖國，因此他是有些傾向於自由主義的，這表現在他也向沙皇、沙皇下面的達官貴人以及整個地主

階級作陳情，號召他們自願地解放農民。可是列寧指出過，赫爾岑雖然常在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搖擺，但他畢竟是更爲趨向於民主主義的。俄羅斯階級鬥爭的發展，車爾尼雪夫斯基及其戰友對赫爾岑的錯誤所提出的批評，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及其後的事變，終於使赫爾岑睜開了眼睛。當沙皇和「解放者」在一八六一年四月爲鎮壓革命的人民而派出憲兵和軍隊的時候，赫爾岑便忿然把「卑鄙的殺人犯」的罪名加給沙皇及其周圍的一夥人們。爲揭露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掠奪性質，赫爾岑在「鐘聲」第一一期上刊登了一個宣言「軍隊應該作什麼？」，文內說：「……按照新的規定，土地是被割去了，而自由却未給與；……直率地說，就是欺騙」（參閱「赫爾岑全集」，第十一卷，一九一九年版，第三一五頁）。農民們以騷亂和暴動來對付那種虛偽的解放。赫爾岑把沙皇政府對農民的懲治叫作血腥的和醜惡的行徑。關於一八六一年別斯得納村事件，赫爾岑曾向農民們發出革命的號召，在這號召中洋溢著不可調和的義憤和階級鬥爭精神：「俄國的勞動者和受苦的人們啊！如果我的話能使你們聽見，那我就會竭力教導你們仇恨彼得堡的宗教院和德意志血統的沙皇安置在你們頭上的那些牧師。你們並不認識他們，你們給他們的法服瞞哄住了，給他們的福音的言語迷惑住了，——應該是戳穿他們的時候了！——你們仇恨地主，仇恨官吏，害怕他們，這是很對的；但你們還相信沙

• 別斯得納是俄國喀桑省斯巴斯基縣的一個村莊。該村農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後，因不滿於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都劃歸地主，曾擁戴該村的安頓·彼特洛夫爲領袖，起義反抗地主。加入此次起義的有三縣，歷時共一整月。後來政府派兵鎮壓，打死農民數十人，傷三百五十人，安頓·彼特洛夫亦被殺。——譯者

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們呀！沙皇是與他們一道的，他們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們現在認識他了，你們是別斯得納村中那個被殺少年的父兄，你們是平茲城裏那個被殺老人的子弟。他自己用假的解放來使人們睜開了眼睛，而且，爲了使人們的眼睛更快地睜開，還把侍從武官、槍彈和鞭子派到俄國各地去。」（引自列寧：「紀念蓋爾村」，載「列寧文選」兩卷集，參閱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七九〇頁）赫爾岑反沙皇統治的鬥爭具有國際的意義，因爲這是對歐洲反動堡壘進行的鬥爭。俄國的農民羣衆運動和西歐的無產階級鬥爭幫助赫爾岑擺脫了「超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想。列寧指出過，赫爾岑在四十年代看不到俄國的革命人民，但他在六十年代看得到了的時候，他便堅決地站在革命民主主義一邊而反對自由主義。赫爾岑曾和奧加略夫一同參加當時在俄國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直接影響而建立的那個平民知識青年的秘密革命民主主義會社「土地和自由」。赫爾岑對於沙皇軍隊中的革命鼓動工作也付以很大的注意。由蘇維埃學者在赫爾岑個人文錄（「布拉格文錄」）中所發見的新文件可以看到，赫爾岑和奧加略夫在六十年代之初也曾積極從事於在軍隊中建立秘密的革命組織，並準備在一八六三年春季之前——這時農民的臨時義務工期已過——舉行武裝起義。赫爾岑和奧加略夫認爲，把農民引向武裝起義，這是不可避免的。在「鐘聲」的字面上，自然不能夠，也可以說，幾乎不能夠反映出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這種慎重的隱密活動的一面。

赫爾岑在民族問題上也採取革命民主的立場。他很正確地認識到社會衝突的首要意義，認識到民族問題比起階級鬥爭來的從屬地位，他曾支持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八六三年），

並特別指出，俄國人民和波蘭人民只有一個敵人——沙皇政府。赫爾岑號召把波蘭的解放運動和俄國的農民戰爭聯合起來反對這個共同的敵人。列寧說過：「當所有的俄國自由主義狐羣狗黨，都因赫爾岑支持波蘭而避開他時，當全體『士大夫階級』都棄絕了『鐘聲』時，赫爾岑並沒有表示慌張。他仍然擁護波蘭底自由，而攻擊亞歷山大第二的鎮壓者、劊子手、絞刑手。赫爾岑挽救了俄國民主主義的榮譽。」（列寧：『紀念蓋爾村』，載『列寧文選』兩卷集，參閱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七八九頁）赫爾岑堅決而徹底地主張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權利。赫爾岑不僅是斯拉夫各民族團結的一個熱心支持者，而且他還認為一切斯拉夫民族必須與俄國密切合作，特別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有深厚的革命傳統並保存有無窮盡的革命潛力。但這樣的聯盟，只有作為和民主俄羅斯結成的自願而平等的聯盟，才有可能。赫爾岑曾指出：「不用說，我們所說的是一種自願的平等者的聯盟；無論何時，我們所說的都不會是征服，也不會是奴隸式地併入於俄羅斯；在俄羅斯還繼續存在有彼得堡統治的時候，我們完全談不到和俄羅斯作什麼聯合」（『赫爾岑全集』，第十卷，一九一九年版，第二三九頁）。赫爾岑的這些說法以及其反對種族「理論」及反對黑格爾唯心論者之劃分民族為「優等」和「劣等」的鬥爭，都足以表明，在宣傳斯拉夫各民族團結的時候，他還是把民主革命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從而也就保持着與反動的大斯拉夫主義觀點相反的立場。赫爾岑之主張民族平等的鬥爭，對俄國各民族的許多革命活動分子（舍夫琴珂、拿爾班兼、喀里諾夫斯基、尼古拉捷、謝拉科夫斯基等等）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赫爾岑的民主主義也顯著地表明在他對自由主義的態度上。起初，當「同代人」雜誌對貴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展開批評的時候，赫爾岑對此還存有戒心，甚至很不以為然，他在「鐘聲」中還發表過「很危險!!!」這一篇論文（一八五九年）。在六十年代，赫爾岑便斷然和自由主義決裂了，他把他的切希望都放在「將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革命的平民知識分子——身上。當屠格涅夫上書給亞歷山大第二表示其忠誠的時候，赫爾岑曾在「鐘聲」上刊登了一篇短評，說「有一位白髮的聖女馬格達林娜（女性）上書皇上，陳訴她夜不成眠，焦慮皇上不知道她誠心懺悔」（引自列寧：「紀念蓋爾村」，載「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七八九頁）。赫爾岑很正確地看出自由主義者是專制政體的隨從者。

赫爾岑的革命民主主義確定着他的愛國主義的性質。在俄國人民方面，赫爾岑首先看到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它能够給人類的美好的未來開闢出一些新的道路。赫爾岑研究俄國歷史，從中得到了俄國人民之不可克服的力量和崇高才能的明證。他曾指出，對於崇拜外國事物、阿諛外國事物，俄國人民始終是無緣的。赫爾岑很認真地而且很熱愛地指出羅蒙諾索夫、拉吉舍夫、別林斯基、普希金、果戈里及其他俄國天才人物之創作的獨創性和自立性。對於俄國人民之崇高使命的信念，成爲他對自願終身從事的那種正義事業之勝利的樂觀和信心的淵泉。赫爾岑說過，愛自己的祖國，愛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要恨在自己的國土上存在着社會罪惡。「不錯，我們的愛中是有恨的……我們並不怕說出那最殘酷的實況，但我們這樣作，是因爲我們愛。我們並不離開現在而逃向已往，因爲我們知道，歷史的最後一頁就是我

們當前的現實。我們並不堵起耳朵不去聽那人民的悲苦的呻吟，我們有足够的勇氣以碎裂的心腸來承認奴隸地位是怎樣地在敗壞着他們；掩蓋這些可悲的結局——這並不是愛，這是虛榮。農奴狀況擺放在我們面前，而我們却被指爲造謠；他們竟想，農民爲貴族及政府所掠奪，幾乎是給上秤出賣、遭受鞭子的凌辱、完全不受法律保護的那一幅可悲的畫面，不致於日夜纏擾我們而給我們以良心上的譴責。」（赫爾岑：「哲學著作選輯」，第一卷，一九四八年版，第三四六頁）赫爾岑的革命愛國主義，和斯拉夫主義者之浮囂的愛國主義以及西歐主義者之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都無任何共同之處。赫爾岑會正確地認爲，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和對別民族的仇視，和民族主義、擴張主義不相容的。

赫爾岑對斯拉夫各民族文化的宣揚，有很大的積極的意義。歐洲的反動分子曾製造出一種神話，說俄國是一個愚昧和野蠻的國家，而赫爾岑則給以答覆說：「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會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會是大斯拉夫主義者。無論什麼也不會像人種之動物學優劣分類的胡鬧那樣引使革命離開它的寬廣的道路；但對斯拉夫民族給以不公平的看待，却總使我們感到厭惡。」（赫爾岑全集，第十二卷，一九二三年版，第八一頁）赫爾岑是最早把俄國人民的生活、俄國的解放運動、俄國的文學介紹給廣大西歐知識界的人們中的一個。赫爾岑的著作如「俄國的人民和社會主義」（一八五五年，俄文譯本一八五八年），「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一八五一年），「已往與所思」（共三卷，一八六一——六七年）等等，對西歐的讀者是一種啓發。赫爾岑一生都很堅決地維護西方斯拉夫各民族及南方斯拉夫各民族之獨立權利